

紹楚

溫瑞安



殺楚

溫瑞安著

「溫瑞安作品集」

殺 楚

作 者	溫 瑞 安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6-575 號 信 箱 郵 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 號 電 話：711-7871
門市部	台 北 市 仁 愛 路 四 段 129 號 電 話：752-4608
總經銷	久 博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敦 化 南 路 385 號 604 室
印刷所	松 明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板 橋 市 仁 化 街 84 號

中華民國75年12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16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目次

一	寂寞、悽落而幽美的歌	一
二	劍光像一句殺人的詩	一三
三	以絕世之功求俗世之名	二五
四	黑旋風小白	三九
五	依依樓上一惜惜	五三
六	身在洛陽裏，當知洛陽事	六七
七	深碧的劍	七九
八	那一刻的心動	九一
九	這一刻的動心	一〇五
十	七髮斷眉	一一七
十一	三不殺	一三一
十二	美麗的花	一四三
十三	沒有眉毛的人	一五七

十四	花刺·····	一六九
十五	花落滿地·····	一八三
十六	當轎簾掀開的時候·····	一九七
十七	星星·晶晶·····	二一一
十八	碧劍藍星·····	二二五
十九	行雷與閃電·····	二三九
二十	夢裏的飛星·····	二五三
廿一	擊掌爲誓·····	二六七
廿二	秦時明月漢時關·····	二七九
廿三	破體無形劍氣·····	二九一
廿四	只決鬥，不殺人·····	三〇三
廿五	死人未死·····	三一五
廿六	橫刀立馬，醉臥山崗·····	三二七
廿七	相思亭一戰·····	三四一
廿八	岸上與水裏的敵人·····	三五五
廿九	答案與疑問·····	三六七
	後記·····	三八七

一 寂寞、悽落而幽美的歌

「殺楚？」

「什麼是殺楚？」

「殺楚是一個人的名字，還是一件東西，一句暗號，一項行動，還是什麼都不是？」

崔略商和方邪真本來根本沒聽過這兩個字，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有什麼特殊意義。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已經看見死人和流血；等到他們明白這兩個字的真正意思，很多事情已經莫可挽回、追悔無及了。

崔略商和方邪真本來也並不認識。

但他們是第一次同時聽到「殺楚」兩個字，而且是一樣的感覺到摸不着腦袋。

□

□

□

崔略商正在喝酒。

大熱的天氣。熱得路面上都蒸騰着煙霧，拉車、趕路的、辦貨的、騎馬的、牽驢的，打從遠處的來，全在這熱霧中變了形，一截一扭的，像在烈日曝曬下的茅蟲。人人都只想快些掙得幾步路，早些到這驛站的茶寮來躲一躲凶暴的烈陽。

外面的亮烈刺眼，顯得茶寮裏分外陰涼。崔略商微帶醉意的眼，看了一陣，心中只想：大地蒼生，誰不栖惶？誰不庸碌？誰都在趕着自己的路，只不過看路好不好走，沿路風景如何、風雨如何！

他繼續喝他的酒。

他一向嗜杯中物，但今天沒有多喝。

因爲再過三十里地，就是洛陽城。

他此行是要來偵查一件殺死充軍朝官孟隨園的案子，他要保持清醒，所以他不能痛飲他不能醉。

其實衆人皆醉，何必獨醒？衆人皆醒，何必求醉？人生裏不妨微醉，略作酩酊，眼裏乾坤，才是最幻中求真、如真似幻的事。

崔略商喝了幾壺酒，因已趕了十幾天的路，有些困乏，便想瞌一瞌……突然間，傳來馬蹄疾響，像行雷一般，迅即迫近。

□

□

□

兩名窄衣短打、敞襟繫巾的大漢，策馬馳捲而至，饒是在白日裏、官道上，也很少見到這樣的勁騎、這般的壯漢！

看這兩騎如脫弩之矢的來勢，便可以斷定大都不會在這驛站作歇。由於他們奔行極急，在道上正向茶寮走來的行人，不管是往城門方向還是背向，生恐被飛騎撞上，紛紛走避不迭。

這使得茶寮裏的客人都驚異的注視。

崔略商本想枕首臂上，小息片刻，這時，也陡然睜開神光湛然的雙目，挺起雙肩，往外望去，但伏在桌上午寐的姿態完全不變。

兩騎已馳近茶寮，途人驚呼、走避，拴在茶寮阿近的牲口也被驚得布聿聿一陣顫蹄。

崔略商的視線，却不在那兩名勁裝大漢的身上。

他發現了一個人。

一個途人。

這是個青年書生，穿着一身潔白的袍子，遠遠看去，真是白衣勝雪，衣白不沾塵，素淨得像深山幽谷中一道清瀑，崔略商一眼望去，就感覺到這彷彿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

□

□

兩匹健馬疾馳的時候，有一個彎腰駝背的老人家，走慢了一些些，跟着就要被鐵蹄撞倒

，但是那白衣書生忽然一閃，再下來就發現那老人家好端端的已到了路旁，在白衣書生攙扶下平平安安的在走路，只不過臉上却露出十分茫然不解的神情來。

那兩匹馬上的大漢，因為趕路匆忙，也沒注意到這發生在瞬間的變異。

沒有人發現在那一霎間，有一個看來弱不禁風的書生，衆目睽睽下施展了驚人的輕功，救了一條人命。

除了崔略商。

他發現白衣書生在瞬息間施展了輕功。

而且還是一種絕世的輕功。

「萬古雲霄一羽毛」——三十年前，一代奇俠方歌吟，便仗這一種雜七、八種輕功之大的身法，飛越數十丈的壑谷，來拯救各派武林同道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今，竟然，在這洛陽古道上，日正當空下，衆人不覺中，在一個白衣書生身上重現。

崔略商的眼睛亮了。

一個醉了的人，誰都沒有這麼亮的眼睛。

□

□

□

那兩匹疾馳的馬，不意却在茶寮前驟止，由於勒馬太急，兩馬一齊人立長嘶，店裏的客人內心怔忡，不知這兩人是什麼來路，店裏的夥計見兩騎來勢洶洶，都不敢上前招呼。

其中一名濃眉濃鬚的大漢俯身大聲的問：「喂，掌櫃的，借個訊兒，可見兩頂大轎、一行官家侍從，打這兒來過？」他嗓門雖大，說話倒還挺客氣的。

掌櫃的忙着起身出迎，因為不知對方是什麼來路，所以越發客氣：「回大爺的話，今天有鏢行的、商隊的、買賣的來過，就不見有您說的官眷隊行來過。」只不敢說他們下馬進店裏歇。

另一個魚眼獅唇的大漢怪眼一瞪，咕囔道：「怎麼還沒來，難道……」

先前那名濃眉大漢忙使眼色制止他說下去，便拱手道：「我謝你啦，也許是錯過了驛頭，叨擾了。」

說罷兩人吆喝一聲，打馬急馳而去，只是沙塵滾揚，一忽兒便沒了踪影。

那白衣書生却已行入了店內，找了張最乾淨的位子，坐下，夥計上來倒茶，他却只要了一杯水，細細的品嚐着，彷彿開水裏有回味無窮。

崔略商忍不住又望了他一眼。

這一眼，只有一個感覺：

好一個俊秀而憂悵的人！

這人的一舉手，一投足，一展眉，一回眸，都有說不出的傲岸和憂愁，就像高山的白雪，遺世而獨立，那種不求世間予同情、寂天寞地的冷傲和憂愁。

尤其那一雙眼睛。

崔略商心頭微微一震。

他沒有見過憂悒得那麼不在乎的人。

這人手上一個舊舊的藍包袱，用一把長形物體挑串着，那長形的物體裹着一層洗得褪了八成顏色的藍布，想必是劍。

一把用舊布緊裹着的劍。

只聽在茶居裏有兩個鏢師在交換意見：

「你看是什麼來路？」

「根本就不對路，這兩個傢伙準是來摸底探道的。」

「照呀，我看見他們是先來放哨，待會兒少不免有事。這等明目張膽，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手底下自然有斤兩。」

「這可怪呀，看他們是摸上了官路，這可不是尋常的買賣。」

「我們還是避一避罷，咱們『五花鏢局』可犯不着在這兒胡里胡塗的捱紅刀白刀。」

「照呀。」

那一肥一瘦的兩個鏢師，正想起身結賬，忽然見店門進來了一個精神矍鑠、瘦骨嶙峋的白鬍子老頭，一雙炯炯有神的銳目，一進來就神威稜稜的逡視店裏一遭，這一剎那，店裏每

一個人彷彿都給他如冷電的眼神逼了一逼，然後這老頭向掌櫃的道：「有沒有看見池公子的隊伍來過？」

掌櫃的也看出勢頭不好，囁嚅道：「什麼池公子……」心中一直在打突。洛陽城裏，有「四大公子」，那是「小公子」池日暮、「多情公子」游玉遮、「老公子」回百應、「女公子」葛鈴鈴。

這「洛陽四公子」，門下無不養士，少則有兩、三百，多則逾千，而且結交異士奇人，跟官衙又有往來，朝中也有仗蔭，都是既富且貴，極有聲名，甚具影響力的人物，就算是縣官、御史，也對這四大公子刻意結納，這四位公子本身在文才、武藝上，各有造詣，這茶舖掌櫃，一聽這干「不速之客」，似是針對「四大公子」中最得人緣的池日暮池少公子而來，心中早就慌得懸在半空，不敢實話實應。

那矍健的老頭子却忽然自袖裏摸出一面腰牌，在掌櫃面前迅快的晃了一晃，壓低聲音道：「我是鄰縣捕快，奉命來追查一樁案子，你可別欺官瞞公！」

那掌櫃一見是衙門來的人，忙說：「沒有，沒有，池公子還沒有到來，但早先有池府的人來過，預先打點好了，池公子的隊伍待會兒就要經過，我們敬備水酒，以供他們休歇飲用。」

那老頭眼神一亮，只說：「果然，好，很好。」

這時，只聽一陣吆喝之聲，兩個脚伕，赤膊搭巾，抬着一頂黑忽忽的小轎子，走近茶寮來，脚伕經過時，扭頭望向店裏，只見那鬚髯老頭一領首，脚伕在槐樹蔭下停轎，抹汗歇息。這一路猛熱的天，兩個脚伕抬了這麼一頂轎子，奔行長途，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只是出了一身的汗，猛烈的陽光，照炙在他們肌肉賁突的臂肌上，越發令人感到一種逼人的剛烈之氣。

而轎子坐的也不知是什麼人，大熱的天，已在裏面憋了那麼久，也不出來涼快涼快、透透氣。

那兩名鏢師本來正要離開，但見有官衙的老手來了，倒留了下來，想看看熱鬧。

白衣書生還在品嚐着白開水。

眉宇間還是洋溢着一股淡淡的鬱色。

崔略商這樣多看了幾眼，忽然之間，白衣書生似有所警覺，目光也向他這邊看來。

正在此時，一隊人馬，忽在黃塵漫天的盡頭出現。

□ □ □

這一隊人馬，總共十一人。

四騎在前，四騎在後，三騎居中。

前後八騎，一概玄衣襜頭，神容無不精警俊秀。

中間三騎，左邊是一名文士，五綵長髯，及胸而止，臉如冠玉；右邊的是一名武士，一副勇悍堅忍的氣概，騎在馬上，就像一個戰神。

這整支隊伍，都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他們都在守護着最中間的那位公子。

那位王孫公子般的年輕人，騎着毫無雜色的烏騾馬，金鞍珠佩，馬上還撐着一方黃幔，顯然是用來遮掩陽光的。馬上的公子，被黃幔陰影遮掩着，臉目看不清楚，只見他綢袍緞靴並佩劍鑲翠，一隻手搭在韁轡上，白生生的很是好看。

那在細茗白開水的書生，却低低的哼了一聲，微微搖了搖頭。

十一騎奔近茶寮，速度也緩了下來，馬上那名堅忍的武士道：「劉爺，你可是安排在這兒歇歇？」

那文士忙道：「正是。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那公子道：「好啊，大熱的天，也不趕在一時，只要在城門關閉前入關便行。」他這樣一開口，誰都聽得出他是個隨和的人。

文士翻身下馬，精明的用眼睛迅速地逡巡周遭一遍，才揮揮手，前面二騎勁漢，立刻下馬，爲那名公子牽轡相扶。那公子也不要他們牽引，一聳身便落了地，輕得像四兩棉花。

那文士道：「這兒離洛陽不及三十里地，申牌時分前準可得到。」

這時茶居中的人無不直勾勾的看着這一行人，目光尤其集中在那氣質高貴的公子身上。

「洛陽四公子」名動天下，不論是不是江湖中人，莫不曾聽說過，都想趁這難逢難遇的機會，多看他幾眼。

只聽那背後掛了個箭壺的鏢師低聲道：「人說洛陽池公子是人中龍鳳，此語果然不差，你看他，清眉秀目，玉樹臨風，豈是尋常能比！」

另一個前腰繫着鏢囊的鏢師却道：「我看他身邊的文膽武將，才不得了，不愧是從食客一千五百異人中選拔的。」

掛箭壺的鏢師道：「那個留長鬚搖孔明扇的，便是文膽劉是之了罷？這人就憑着才智計策，把燕薊三股惡徒，全在洛陽池公子名下救平，建功不少哩……」

那繫鏢囊的鏢師低聲叱道：「噤聲，那武將洪三熱望過來了，他是我們刀頭舐血的老祖宗，拗他不得的！」

這時，先前的兩頭健騎，却又回了過來，馬蹄的達，已踏近茶寮，這次馬上的人似要落腳，並未策馬疾馳。

只見文膽劉是之、武將洪三熱，一左一右，拱衛着池日暮，找了一張看似是最乾淨的桌子，正要坐下來，洪三熱忽瞥見白衣書生那張桌子，似乎還要乾淨一些，大步走了過去。他的身形魁梧，一走過去，整個巨影像把白衣書生瘦小的身子吞噬了似的。

「喂，讓開！」

白衣書生似沒注意到他在說話。

洪三熱粗眉一皺，怒道：「喂，我跟你說話，聽見了沒有！」

白衣書生神態安詳，仍在哼着一條曲子，崔略商却發現他眉尖一剔，已揚起了一絲不屑的神情。

洪三熱沒有好氣，伸手就要往白衣書生的肩膀推去，一面吆喝道：「你是聾子不成？」他的手正要接觸到白衣書生肩膀的刹那，那池公子忽揚聲道：「洪總管，你要幹什麼？」雖在喝止，但聲音仍溫文好聽。

洪三熱手勢即刻頓住，回首拱手道：「稟公子，這桌子較乾淨一些，卑職想……」

池公子伸着脖子，往白衣書生那兒張望一下，他的頸項白皙細柔，就算這引頸遙望的姿態，也優雅十分，只聽他道：「不必了，人家先來，當然由他佔用，這兒位子多的是，也不算髒，不要騷擾人家。」

洪三熱道：「是。」遂退回座上。

白衣書生也不答謝，只無動於衷的細聲哼着曲子。

崔略商聽着聽着，覺得那是一首寂寞、淒落而幽美的歌。

忽聽那掌櫃的道：「這位差官，你不是要找洛陽池公子嗎？這位就是——」

驀地，掌櫃的語音被切斷。

場中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這變化都在一剎那間發生，剛才還是一班歇腳的人在茗茶納涼，突然間，這地方變成了血肉屠場。

崔略商早已預料到會有事情發生。

但他也決沒料到發生得那麼猛烈、劇烈、壯烈、慘烈！

第一滴血是由那名掌櫃身上流出來的。

掌櫃的那麼一嚷嚷，池公子、劉是之、洪三熱不約而同都，向那健鬢老頭望去。

那老頭本來就站在那掌櫃身旁。

他倏然出刀。

他的刀就藏在他袖中。

他不像在拔刀，更像在拔一匹銀鍊，一匹白布，便已切斷了掌櫃的喉嚨。

由於他這一刀太快，任誰也來不及挽救、來不及阻止。

連白衣書生也只來得及皺了皺眉頭。